

#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六

王七

唐中天竺國沙門地婆訶羅譯

頻婆娑羅王勸受俗利品第十六

尼時佛告諸比丘車匿奉善薩敎安慰大王及摩訶波闍波提耶輸陀羅諸釋種等今離憂惱爲欲饑益諸衆生故剃除鬚髮向獵師邊以憍奢耶衣貿易袈裟清淨法服於是詔  
釋留梵志苦行女人所時彼女人奉請菩薩明日設齋既受請已次往波頭摩梵志苦行女人所時彼女人亦請菩薩明日設齋既受請已復往利婆薩梵行仙人所時彼仙人亦請菩薩明日設齋既受請已復往光明調伏二仙人所其仙亦請菩薩明日設齋諸比丘菩薩次第至毗舍離城城傍有仙名阿羅邏與三百弟子俱常爲弟子說無所有處定時彼仙人遙見菩薩心生希有告諸弟子汝等應觀是勝上人諸弟子等白仙人言我見是人形貌端正答所未有爲從何來比丘我於

堪冠王冠上冠音貫蹋後答反憊去韋反貿莫候反酸蘇官號洮上音毫下音桃株音朱悔舞抑令上意遁徒田反

十八

#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六釋音

王六

余時間阿羅邏言汝所證法可得聞乎今欲修行願為我說仙言瞿曇我所證法甚深微妙若能學者當為宣說令得修習若有清信善男子受我教者皆得成就無所有處微妙之定諸比丘我聞仙人所說作是念言我今自有精進念定樂欲信慧獨在一處常勤修

習心無放逸必證彼仙所得之法於是精勤修習心不厭倦經於少時皆已得證既得定

已往仙人所作如是言大仙汝惟證此更有餘法仙言瞿曇我惟得此更無餘法菩薩報言如是之法我已現證仙言以我所證汝亦能證我之與汝宜應共住教授弟子諸比丘

是時仙人甚相尊重即以最上微妙供具供養於我諸學徒中以我一人為其等侶比丘我時思惟仙人所說非能盡苦何法能為離苦之因即於彼時出毗舍離城漸次遊行往摩伽陀國王舍大城入靈鷲山獨住一處常為無量百千諸天之所守護晨旦著衣執持

應器從溫泉門入王舍城次第乞食行步詳雅諸根寂然觀前五肘心無散亂城中諸人見菩薩來心生希有感作是言此是何人為是山神為是梵王為是帝釋為是四天王耶余時世尊而說偈言

菩薩清淨身 光明無有量 威儀悉具足

威儀悉具足

心靜極調柔 虧在靈鷲山 自守出家法  
於彼晨朝時 著衣持鉢已 調伏身心故  
入城而乞食 身如融金聚 相好以莊嚴  
路傍若男女 觀者無厭足 城中居民輩  
見是勝人來 皆生希有心 奔馳競瞻仰  
斯人甚奇特 今從何所來 有諸姝女等  
咸昇妙樓閣 於彼窻牖間 窺望不暫捨  
街衢盡充滿 闌闈悉空虛 奉捨所作業  
俱來候菩薩 有人遽往告 頻婆娑羅王  
今有梵天來 入城而乞食 復有作是言  
或是天帝釋 夜摩兜率天 化樂他化主  
或是羅睺等 韜留質父羅

薄離諸天衆  
大王應當知  
心生大喜悅  
相好甚端嚴  
奉獻菩薩食  
使者隨菩薩  
具陳所見事  
於彼晨朝時  
光相極清淨  
屏除諸侍從  
種種慰問已  
鄉邑在何處  
爲是刹帝利  
菩薩答王言  
城名迦毗羅  
是故今出家  
容顏甚端正  
我當捨此國  
復有白王言  
王今獲大利  
自陟高樓上  
譬如有真金聚  
并遣尋所住  
見徃靈鷲山  
王聞是事已  
嚴駕駕親謁  
威容甚嚴好  
徒步而前進  
而白菩薩言  
父母爲是誰  
益增希有心  
遙觀巖石中  
不動若須弥  
頂禮菩薩足  
大士從何來  
爲是婆羅門  
仁者如實說  
居住雪山下  
爲求無上道  
仁今盛少年  
何爲乃行乞  
今者幸相見

中心甚欣喜  
何為樂獨處  
以柔軟音句  
世間諸榮位  
況乃於王國  
大海爲宮室  
徐荅大王言  
願得作親友  
空山林野中  
菩薩於是時  
而復生貪羨  
捨之而出家  
譬如娑竭龍  
而生愛著心  
能令墮地獄  
棄捨如涕唾  
將墜自不久  
如風駛飄鼓  
即失解脫樂  
若人未得欲  
而求大苦因  
五欲無邊過  
智者當遠之  
能令墮地獄  
棄捨如涕唾  
將墜自不久  
如風駛飄鼓  
即失解脫樂  
誰有智慧士  
食火極熾火  
轉復無厭足  
天上微妙樂  
盡受二種報  
譬言如熱之人  
希求無自時  
若有智慧者  
我今甚不戀  
共在於王位  
菩薩於是時  
輪轉恒無際  
若已得之者  
便生大苦惱  
假使世間人  
得此更求餘  
五欲亦如是  
輪轉恒無際  
若已愛別離  
人中殊勝果  
心亦未知足  
渴逼飲鹹水  
常在生死中  
心淨攝諸根

證無漏聖道 余乃名知足 王今應觀身  
 無常不堅固 九孔恒流溢 衆苦作機關  
 我雖受五欲 而不生貪著 爲求寂滅樂  
 是故今出家 頻婆娑羅言 善哉大導師  
 我本臣事汝 汝是帝王子 能棄五欲榮  
 我今勸俗利 必獲無量罪 惟願大慈悲  
 哀愍捨我過 當於此境界 緣得佛菩提  
 願使不我遺 我當獲大利 於是從座起  
 頂禮菩薩足 百千衆圍繞 還返於自宮  
 菩薩調伏心 爲出間依止 隨益而去住  
 當往尼連河 苦行品第十七

之定慧利益一切令彼眾會生希有心發是  
 念已至仙人所作如是言仁者誰為汝師汝  
 所修行復是何法仙人答言我本無師自然  
 而悟菩薩告言我今故來求汝所證願為演  
 說我當行之仙言隨意所欲當為宣說尔時  
 菩薩受彼教已於一靜處專精修學由昔慣  
 習定慧因緣即得世間百千三昧隨彼諸定  
 所有差別種種行相皆現在前是時菩薩復  
 從定起謂仙人言過此定已更有何法仙言  
 此最為勝更無餘法菩薩作是思惟我有信  
 進念定慧速能證得彼仙之法其所得者非  
 為正路非獸離法非沙門法非菩提法非涅  
 槃法佛告諸比丘菩薩為欲令彼諸仙捨其  
 邪道說如上事時五跋陀羅先於彼所修行  
 楚行竊相議言我等久學尚未能測彼定淺  
 深云何太子於少時間已能證得大仙之法  
 嫌未究竟更求勝者由斯義故必當證獲無  
 上菩提彼得道時我等五人亦應有分作是

念已即捨仙人還從菩薩尔時菩薩出王舍城與五跋陁羅次第遊歷向尼連河次伽耶山於山頂上在一樹下敷草而坐作是思惟世間若沙門若婆羅門放逸身心住於貪欲隨於熱惱雖行苦行去道甚遠譬喻如有人爲求火故便取濕木置之水中鑽燧索火是人有能求得火不若人住貪欲等雖行苦行不能證得出世勝智亦復如是復作是念世間若沙門若婆羅門制御於身不行貪欲於境界中心猶愛著雖修苦行去道尚遠譬喻如有人爲求火故猶取濕木置之陸地鑽燧索火是人有能求得火不若復有人起貪愛等心未寂靜雖行苦行不能證得出世勝智亦復如是復作是念世間若沙門若婆羅門攝衛身心離於貪欲除諸熱惱最上寂靜修行苦行即能證得出世勝智譬如有人爲求火故取彼燥木置於乾地而鑽燧之當知是人定求得火若復有人不處貪欲身心寂靜勤修

苦行即能證得出世勝智亦復如是佛告諸比丘菩薩出伽耶山已次第巡行至優樓頻螺池側東面而視見尼連河其水清冷湍洄皎潔涯岸平正林木扶疎種種華菓鮮榮可愛河邊村邑處處豐饒棟宇相接人民殷盛尔時菩薩漸至一處寂靜閑曠無有丘墟非近非遠不高不下即作是念今止此地易可安神徃古已來修聖行者多於此住復作是念我今出於五濁惡世見彼下劣衆生諸外道等著我見者修諸苦行無明所覆虛妄推求自苦身心用求解脫所謂或有執器巡乞而行食之或有惟一掬食以濟一日或不乞食住波來施或有不受來請湏自往乞以求解脫或有恒食草木根莖枝葉華菓蓮藕獸糞糠汁米泔油滓或有不食沙糖蘇油石蜜淳酒甜醋種種美味以求解脫或有乞一家食若二若三乃至七家或有一日一食二日一食乃至半月一月一度而食以求解脫或

有所食漸頓多少隨月增減或有日食一撮乃至七撮或有日食一麦一麻一米或有惟飲淨水以求解脫或有名稱神所自餓而死謂隨己意生天人中或有紡績鵠鵠毛羽以爲衣服或著樹皮或著牛羊皮革糞掃繩韁或著一衣乃至七衣或黑或赤以爲衣服或復露形或手提二杖或貫觸體以求解脫或一日一浴一日二浴乃至七浴或常不浴或有塗灰或有塗墨或坌糞土或帶萎華或五熱炙身以烟熏鼻自墜高巖常翹一足仰觀日月或卧編緣棘荆灰糞瓦石板杵之上以求解脫或作唵聲婆娑聲蘇陀聲娑婆訶聲受持呪術諷誦韋陀以求解脫或依諸梵王帝釋摩醯首羅突伽那羅延拘摩羅迦旃延摩致履伽八婆蘇二阿水那毗沙門婆樓那阿復致旃陀羅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摩睺羅伽夜叉步多鳩槃荼諸天鬼神以求解脫或有歸依地水火風空山川河池溪壑大海

林樹蔓草稼墓四衢養牛之處及廓肆間或事刀劍輪稍一切兵器以求解脫是諸外道怖生死故勤求出離修習苦行都無利益非歸依處而作歸依非吉祥事生吉祥想佛告諸比丘善薩爾時復作是念我今爲欲摧伏外道現希有事令諸天人生清淨心又欲令彼壞因緣者知業果報又欲示現功德智慧有大威神分析諸定差別之相又欲示現有大勇猛精進之力便於是處結跏趺坐身口意業靜然不動初攝心時專精一境制出入息熱氣徧體腋下流汗額上津出譬喻雨適忍受斯苦不生疲極便起勇猛精進之心

佛告諸比丘善薩爾時制出入息於兩耳中發大音響譬言如引風吹鼓囊受是苦事不生疲倦諸比丘我於爾時耳鼻口中斷出入息內風衝頂發大音聲譬言如壯士揮彼利刃上破腦骨受是苦事不生疲極退轉之心佛告諸比丘善薩爾時諸出入息一切皆止

內風強盛於兩脇間旋迴宛轉發大聲響譬  
如屠人以刀解牛受是苦事都無懈倦

佛告諸比丘菩薩爾時內風動故遍身熱惱  
譬如有人力弱受制於大火聚舉身被炙受  
斯苦極更增勇猛精進之心作是念言我今  
住彼不動三昧身口意業皆得正受入第四

禪遠離喜樂遣於分別無有飄動猶如虛空  
遍於一切無能變異此定名爲阿婆婆那善  
薩爾時修如是等最極苦行諸比丘菩薩復  
作是念世間若沙門婆羅門以斷食法而爲  
若者我今復欲降伏彼故日食一麥比丘當  
知我昔惟食一粒之時身體羸瘦如阿斯樹  
肉盡筋現如壞屋椽脊骨連露如筠竹節眼  
目却陷如井底星頭頂銷枯如曝乾瓠所坐  
之地如馬蹄跡皮膚破敝如割句形舉手拂  
塵身毛焦落以手摩腹乃觸脊梁又食一米  
乃至一麻身體羸瘦過前十倍色如聚墨又  
若死灰四方聚落人來見者感歎恨言釋種

太子寧自苦爲端正美色今何所在佛告諸  
比丘菩薩六年苦行之時於四威儀曾不失  
壞盛夏暑熱不就清涼隆冬嚴寒不求厚煖  
蚊蟲唼體亦不拂除結跏趺坐身心不動亦  
不頻申亦不涕唾放牧童豎常來覩見戲以  
草莖而刺我鼻或刺我口或刺我耳我於尔  
時身心不動常爲天龍鬼神之所供養能令  
十二緣義天人住三乘路爾時世尊欲重宣  
此義而說偈言

菩薩於往昔 捨位出家已 爲利衆生故  
思惟諸方便 我出濁惡世 生此閻浮提  
多諸邪見人 破法行異道 愚者求解脫  
雖怖生死因 恒迷出離果  
自墜於高巖 五熱以炙身  
日常一掬食 芳以濟身命  
主喜而方受 顏色少懷恪  
或時間杵臼 及以狗吠聲  
乃喫亦不受 蘇油及美味

乳酪沙糖等 一切皆不御 惟食麁惡食  
糠汁及油滓 以求於解脫 獸糞并蘿根  
或止進一米 或有服淨水 草木諸華葉  
或有著皮革 以求於解脫 以草木瓦石  
種種弊衣服 或有自餓死 以求於解脫  
或有著一衣 畜糞及鳥羽 以求於解脫  
或有常露形 棘刺灰土中 以求於解脫  
或常舉兩手 板杵瓦石間 以求於解脫  
逐日而迴轉 散髮及蓬髮 以求於解脫  
河海及山川 高原諸樹林 以求於解脫  
此諸外道等 勤修無利苦 坐卧編椽上  
堅受未嘗捨 如是邪見人 死當墮惡趣  
我爲如是等 昔於六年中 示現摧伏彼  
勤修大苦行 有諸無智人 見外道邪苦  
竊以爲真法 便生隨喜心 亦爲成熟彼  
勤行大苦行 乃擇空閑地 加趺坐三昧  
當是節食時 日食一麻米 瘦寒不就煖

處熱不求涼 亦不逐蚊蟲 亦不避風雨  
童牧來觀看 戲以草莖刺 通於耳鼻口  
以草木瓦石 一切皆忍受 打擲於我身 亦不能致損  
涕唾便痢等 身亦不眩昂 亦不生疲極  
血肉盡乾枯 諸穢皆已絕 惟餘皮骨在  
形體極羸瘦 如阿斯迦樹  
住阿那婆定 而起大悲心 亦不味禪樂  
以修此定故 摧伏諸異學 身心寂不動  
速疾得成佛 普爲諸衆生 修行如是定  
滅除外道衆 亦以迦葉等 修爲諸衆生  
不信有菩提 無量劫難得 亦以迦葉等  
如是大菩提 為是諸人等 修爲諸衆生  
入阿那婆定 當坐此定時 有十二絡义  
諸天人衆等 住於三乘路 諸天龍神等  
恒於日夜中 供養菩薩身 各自發弘誓  
願住那婆定 利益諸衆生 其心如虛空  
徃尼連河品第十八  
佛告諸比丘 小時菩薩六年苦行魔王波旬  
常隨菩薩伺求其過而不能得生厭倦心悒

然而退尔時世尊以偈頌曰  
菩薩之所居林野甚清淨  
西據頻螺池初起精進心  
見彼極閑曠來求寂靜地  
到於菩薩所止此除煩惱  
世間諸衆生詐以柔軟語

皆悉愛壽命時魔王波旬  
汝今體枯竭而向菩薩言  
汝今體枯竭

第四愛染軍 第五惛睡軍 第六恐怖軍  
第七疑悔軍 第八忿覆軍 第九悲惱軍  
沙門若婆羅門修苦行時逼迫身心受痛惱  
者應知是等但自苦己都無利益復作是念  
我今行此最極之苦而不能證出世勝智即  
知苦行非菩提因亦非知若斷集證滅修道  
必有餘法當得斷除生老病死復作是念我  
菩薩作是言 魔王便退屈

千死無一全當修事火法必獲大果報  
無宜徒捨命爲人所憐愍心性本難伏  
煩惱不可斷菩提誰能證自苦欲何爲  
菩薩告波旬將汝至於此而作如是言  
與汝爲眷屬共汝壞喜根勿以此相擾  
我不求世福我今無死畏以死爲邊際  
志願求解脫決無退轉心我心恒寂靜  
雖有諸痛惱住斯堅固定不以無智生  
精進樂欲等譬如義勇人寧爲決勝沒  
求活爲人制非如怯弱者是故我於今  
第一貪欲軍第二憂愁軍第三飢渴軍

昔於父王園中間浮樹下修得初禪我於爾  
時身心悅樂如是乃至證得四禪思惟徃昔  
曾證得者是菩提因必能除滅生老病死善  
孽復作是念我今將此羸瘦之身不堪受道  
若我即以神力及智慧力令身平復向菩提  
場豈不能辦如是之事即非哀愍一切衆生

又非諸佛證菩提法是故我今應受美食令身有力方能往詣菩提之場時有諸天心常愛樂修苦行者已知菩薩欲食美食白菩薩言尊者莫受美食我今方便以神通力令尊氣力平復如卒與食無異菩薩恩惟我實不食已經多時四輩人民亦皆知我修行苦行若我因彼天神之力而不食者便成妄語時五跋陀羅既聞菩薩欲受美食咸作是念沙門瞿曇如是苦行尚不能得出世勝智況復今者欲食美食受樂而住是無智人退失禪定便捨菩薩詣波羅柰仙人墮鹿野苑中佛告諸比丘菩薩苦行已來優樓頻螺聚落主名曰斯那鉢底有十童女昔與五跋陀羅常以麻麥供養菩薩尔時諸女既知菩薩捨致苦行即作種種飲食奉獻未經多日色相光悅於是衆人復相謂言沙門瞿曇形貌威嚴有大福德十童女中其最小者名曰善生昔於菩薩苦行之時恒以飲食供養八百梵

志願因供養梵志之福貯益菩薩今速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告諸比丘菩薩復作是念六年勤苦衣服弊壞於尸陀林下見有故破糞掃之衣將欲取之於時地神告虛空神作如是言奇哉奇哉釋種太子捨輪王位拾是所棄糞掃之衣虛空之神聞此語已告三十三天如是展轉於一念中乃至傳聞阿迦尼吒天尔時菩薩手持故衣作如是言何處有水洗浣是衣時有一天於菩薩前以手指地便成一池尔時菩薩復更思惟何處有石可以洗是糞掃之衣時釋提桓因即以方石安處池中菩薩見石持用浣衣尔時帝釋白菩薩言我當為尊洗此故衣惟願聽許然菩薩欲使將來諸比丘衆不令他人洗浣故衣即便自洗不與帝釋浣衣已訖入池漂浴是時魔王波旬變其池岸極令高峻池邊有樹名阿斯那是時樹神按樹令伍菩薩攀枝得上河岸於彼樹下自

納故衣時淨居天子名無垢光將沙門應量  
袈裟供養菩薩

余時菩薩受袈裟已於晨朝時著僧伽梨入  
村乞食其聚落神於昨夜中告善生言汝常  
爲彼清淨之人設大施會被人今者捨苦行  
已現食美食汝先發願被人受我食已速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今正是時速宜營辦  
時善生女聞神語已即取千頭犧牛而擣其  
乳十度煎煮惟取其上極精純者置新器內  
用香粳米煮以爲糜當煮之時於乳糜上現  
千輻輪波頭摩等吉祥之相時善生女見此  
相已即自思惟是何瑞應時有仙人語善生

言如此乳糜若有食者必當得成無上菩提  
是時善生煮乳糜已灑掃所居極令清淨安  
置妙座種種施設告優多羅女言汝宜性請  
梵志皆來優多羅女既奉命已向東而行唯  
見菩薩不覩梵志南西北行但覩菩薩不見  
梵志亦復如是由淨居天隱梵志身令優多

羅女永不得見優多羅女歸白善生言我所  
去處惟見沙門瞿曇不復見有諸餘梵志善  
生女言此爲最勝我故爲彼辦是乳糜汝宜  
速往爲我延請優多羅女至菩薩所頭面禮  
足作如是言善生使我來請聖者菩薩聞已  
往詣其所坐殊勝座時善生女即以金鉢盛  
滿乳糜持以奉獻菩薩受已作是思惟食此  
乳糜必定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告  
善生我若食已如是金鉢當付與誰善生女  
言願以此鉢奉上尊者隨意所用余時菩薩  
擎彼乳糜出優樓頻螺聚落往尼連河置鉢  
岸上剃除鬚髮入河而浴

佛告諸比丘菩薩澡浴之時百千諸天散天  
香華遍滿河中菩薩浴竟競收此水將還天  
宮所剃鬚髮善生得已起塔供養菩薩既出  
河岸作是思惟當以何座食此美味河中龍  
妃即持賢座從地踊出敷置淨處請菩薩坐  
菩薩坐已食彼乳糜身體相好平復如本即

以金鉢擲致河中是時龍王生大歡喜收取  
金鉢宮中供養時釋提桓因即變其形爲金  
翅鳥從彼龍王奪取金鉢將還本宮起塔供  
養尔時菩薩從座而起龍妃還持所獻賢座  
歸於本宮起塔供養諸比丘由菩薩福慧力  
故食乳糜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圓光一尋  
轉增赫奕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六年苦行時身體極羸瘦不以天神力  
往彼菩提場爲愍衆生故方證大菩提  
須食於美食爲佛六年苦行者於往昔  
有女於彼廣施八百衆還依諸佛法  
行善名善生晨朝聲乳牛練彼千牛乳  
夜半聞天語作糜持奉獻受彼乳糜取  
作糜持奉獻作糜持奉獻受彼乳糜取  
往詣尼連河善薩無量劫進止極調柔  
廣修諸善行身心俱寂靜善薩入河浴  
至彼連河岸天龍悉圍繞諸天散香華  
諸天散香華龍妃奉妙床善女施金鉢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七  
徃詣菩提座

五

羅遷下郎翟晏上仙人音衝下音談勘余或引作鑄  
窺頌彌反閑閑上音還下勢對遽其去  
也市門也反蓋音鑄

故下反側反貢下上之取  
反七 史墟 駛使史也  
撮手 沙糖 嘴他燧火也  
丨活堂 下 驁人也  
反 紡績 淳酒 淳火也  
纺緊績上芳因酒倫清冷也  
也反下子甜 醋添都清冷也  
績緝也反徒徒山洞也  
也反徒徒山洞也  
鵠

鵠 上鳥音休下音留或六島角鵠  
葛布反此鳥者日不能飛夜遊而食  
毛觸體上音讀全蒲闊反翹渠  
橡下音直必錦反於全蒲闊反翹渠  
萬尺與突反於全蒲闊反翹渠  
稍梨同與突反於全蒲闊反翹渠  
腋音亦腸溪壓各反呼葛方草  
雨適滴下音亦腸溪壓各反呼葛方草  
脊積飾巨容反高鄒越音護似  
大輔韋浦拜反正作脊音亦腸溪壓各反呼葛方草  
皴吹火也反皮感也放牧羊之  
下音人也放牛而似

童暨下時主反  
未冠之小童也。杵臼曰上尺與反。  
暨音局與。童音局與。  
齶舌庄花反  
人妻冠也。打擲上音  
打擲頂音。暨音局與。  
洗澆下胡反  
管反。特牛上音  
母牛也。稊米上音  
字也。漬坏上音  
更也。暨音局與。